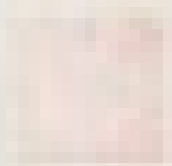


福建通志



福建通志



福建列傳卷八

宋五

陳豫字子由建陽人族父秀神宗朝官右丞相豫以舊任秘書省校書郎陽武縣尉以最升永嘉龍城二縣令龍城並河通連舊志縣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聚謬徒爽境上書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人去壅溺縣人為立生祠用舉改知鉛山縣應知延安府敷政縣應天府柘城縣改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轉經略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糧買就遷提舉弓箭手豫精壯果敢能斷所准皆有名西方用兵軍食最急官吏並緣為盜軍無宿儲豫知其弊出金緡增穀買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面至師飽有功豫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議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為弓箭手豫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

福建列傳宋五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為諸路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豫計畫而人不知自豫出也豫知人善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豫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擗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誅豫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遂知名南渡感震夷狄時人方之狄武襄豫四任關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豫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豫即日移告坐齋室選明具冠裳徒步出講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螟蝗無噍類是歲大熟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

卒於其子沂州通判机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以子故累贈少師豫涪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

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已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為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束為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歛豫為具棺衾已而同寮與邑之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豫惻然計其費贖遣而去子四長机外模樸椅桐皆官朝列鴻慶居士集

福建列傳宋五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范致虛字諫叔建陽人初入太學有文名與劉正夫吳材江嶼同號四俊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坐祖贖郭浩衡替停官建中靖國元年曾布為相專右紹述議致虛兄致君布同產女婿也致虛以姻故欲助布而攻左相韓忠彥上書奏太學取士法不當變復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左街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託以姓名聞禁中徽宗亟召見曰朕將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機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上徽宗益嚮之忠彥極論其姦出為鄂州通判謝表猶云豈十九年之官斷有八百件之冤刑其詭險如此崇寧初蔡京建議講義司引致虛為詳定官語不合尋出知河南府會其兄致明除殿中侍御史疏劾程頤以入山著書為名邪說詭行惑亂眾聽事下河南體究致虛盡逐學徒隸黨籍京大悅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凡八九年政和初以附張商英故罷通州七年召復原官尋除刑部尚書宣和元年進尚書左丞聖祖遺錄云范致虛與

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周西第乃與諸親戚一曰歸於西園
元長作詩見意有云三峯崛起無平地二說流有遺三峯二說雖皆
元長景蓋有數而云三峯崛起無平地二說流有遺三峯二說雖皆
師成華方盛也案此足以見京與致虛再台之由母喪踰年起復知大名
府時朝議用師契丹致虛入見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王黼謂
其懷異致虛乃乞歸終喪服除知鄧州改知河南府復移知鄧州提舉毫
州明道宮攝宗方崇老氏致虛希旨營節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
赴闕道除資政殿學士知京兆府金人再圍京師詔以致虛為陝西宣撫
使督諸路兵入援致虛素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按文施設州縣
軍民不勝其擾有僧宗印者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刹守臣席益見而奇之
薦於致虛致虛取其談兵口辯以便宜假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宗印以
僧為一隊謂之算勝隊以行者為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命宗印以舟師
趨西京而自率大軍由陸路進次於華陰會總管杜常夏假道過奔將韋
知幾告以京城已陷回報致虛致虛嘗曰京城豈有可陷之理以常假觀
望逃潰諸城軍情斬之將士皆皇皇不安金帥宗維謂諸將曰致虛一書

福建列傳宋五

三

總卷三四

生爾豈知用兵吾使斥壤三千人破之必矣致虛前軍出武關由鄧州通
池之閒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
遂棄輜重而奔矩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
將李彥仙述說曰般砲道隘難以眾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
後圖且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一蹙於險則潰
矣致虛不聽卒底於敗高宗即位拜觀文殿學士詔議巡幸南陽徙知鄧
州建炎二年正月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致虛將赴郢遇於
方城因將其軍偕行會至鄧州戶尼楚赫兵壓鄧州境致虛與宗印聞風遁
鄧州遂陷言者論南陽失守皆由致虛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明年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岳州而卒子道光舊志

楊鼎字持正閩縣人元祐六年進士元符初以渭州推官攝長汀縣催督
租賦不擾而集盜賊嘯聚捕治首惡境內肅清明年之渭州道由京師上
書論紹聖奸臣以元祐為讐竝立黨錮貶死故老大臣成廢后之議戮上

書之士日食雪見饑饉薦臻皆由於此言甚切直移知建陽縣崇寧三年
蔡京專政除名勒停大觀間黨禁解起為建寧節度推官志書道尤舊
李棠字亮卿蒲城人元祐六年進士兩任教官浮沈簿尉二十餘年建炎
中調永康主簿會陳亮臣罷職里居偽造張守雪已奏牘錄以干棠棠折
之紹興二年朱異宣諭浙東聞其事薦於朝除樞密院計議官都督張浚
奏改屯田為營田議者皆以為不便詔遣宋行視江淮詢究營田利害棠
還頗如議者所云浚不樂棠遂乞監西京中嶽廟而去八年宋以祠官賜
對復言營田之法奉行太峻或仰配豪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
奪佃客種種違戾不可概舉臣謂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
今以閑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其惡彌甚欲望申飭有司如
無閑民闕而不置庶使江淮百姓安土樂業均沾實惠詔下營田使者約
束權家守監察御史明年被旨宣諭江西措置盜賊宋陳勤撫事宜五條
極論縣官緩縱稅戶交通之弊甫一月申書劾其招權妄作罷為廣南西

福建列傳宋五

四

總卷三四

路提點刑獄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奏曰開宋
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逐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便到朝
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宋備歷
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事有耳目之官與之采訪上下感懼而平
定有期若謂宋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疏
入不省宋到廣西未幾巧祠歸道光舊志

黃中文字昭邵武人少刻勵為學家貧無書常假於人一再讀即成誦
不忘紹聖元年進士歷知邢州平鄉縣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歸久之起
為鎮西軍節度推官邊城守將多踰法度視傷屬中美遇事不可必庭爭
之改知潯州衛縣民有被誣殺人中美察其冤縱之州守入諸者言疑中
美故出死罪中美執益堅獄乃不變河決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
隄障中美調度有方民不擾而事集轉奉議郎改詳真定府錄事參軍歲
早郡守不恤民日以宴會為樂中美輒辭不與守惡之移信德府錄事參

軍是時朝議恢復燕雲提聞官吏相慶中美憂形於色曰太平日久軍旅
選興廩無第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饑饉游臻民力救死不暇況
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耶聞者以為迂談既而盜賊蠭起信德城守
屢危金人乘之遂不支官吏并降恐後金兵入城有挺刃陷中者中美
顧左右蹈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敵退官撫使嘉其節俾行府事欽宗
受禪轉朝議大夫會詔罷非被旨而革職者遂致仕還次京師明年欽宗
陷金營中金人殺百官立張邦昌中美不辱後牒遣去不數日卒累贈光
祿大夫子永存字堅叟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召為尚書郎官軍器監淳
熙中出為淮南轉運副使修農戰之業以備北向遷知温州終正議大夫
承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永存子大昌隱德不仕有兼山諸解關
通志閩忠道光舊志

福建列傳宋五

五

福建通志
卷二四

翁彥深字義源崇安人父仲通傳在循吏彥深紹聖元年進士宣和初遷
右司員外郎入對極論藏獄之弊已而以弟彥國入臺引嫌改秘書少監
訪國朝以來諸儒論蔡可傳者並以上之睦州盜方臘作亂東南大震
彥深言民有疾苦不得上聞宜取上書人名籍焚諸通衢下詔求直言則
下情通而盜可弭又言羽書遲至諸路騷然宜亟求忠臣義士列於諫垣
其後賊平南軍凱旋即議北征復力言出師沮盟之害以書白宰相言與
金人夾攻契丹非是忤蔡京意久之除國子祭酒時蔡攸為禮部尚書語
彥深為元祐學彥深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學耶徙秘書監宦者梁師成提
舉秘書省彥深不肯造謁降兩官出知濟南改發州
元年除集英殿修撰知亳州尋召為太常少卿從幸揚州力陳維揚無險

建炎

宜重渡江以定基業不聽彥深本李綱所引用綱罷後言者劾彥深心懷
忿毒神識如癡明年免官于祠提舉臨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集英殿修
撰歸老而卒所著有皇朝昭信錄及文集各五十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
評一卷鍾離子目錄一卷子撰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早卒孫蒙
之開書道光舊志

彥約字行簡彥深兄博綜經傳尤深禮學以父蔭讓弟彥深更推與李
第彥國既而皆不受赴禮部試彥深彥國相繼登進士第彥約益自奮政
和二年始舉于鄉徽宗以甘食下詔求言彥約上格言三十一條篇識者
重焉調汝州龍興尉時相素知彥約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
擢楚州也改常州司刑曹事彥約蒞事精敏惡吏屏息有遁逃者居二年
江淮荆浙制置運使以奏計對徽宗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彥約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彥約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修官七年改宣教
郎除太常博士以與修因革禮議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
福建列傳宋五

六

福建通志
卷三四

學事陞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
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
甚謂宜凡入等無間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器文華之意時浙寇犯
衢處彥約之弟彥國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彥約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
必侵軼吾郡自衛信抵浦城宗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
浦城皆蕩野無捍蔽龍泉被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棄植者其人遷往有
智昭困之使拒守宜可倚賴彥約然之比至鎮植已率眾拒賊即出兵益
給糧械助之卒如彥約所料其任朝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
能卓然者先之學政於民事本無與彥約所至必識訪民間利病與夫貴
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
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
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以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計主操
銖兩之私連連抵罪者不可勝計彥約下車有告者隨決之無留吏自是

不敢倚法為姦歲大旱彥約以禱祠疲甚得疾所親尤之彥約曰民艱而吾病無憾矣病亟乞休章未報卒延平陳確晚居淮南見之語人曰翁車常使得志始能濟務也有文集十卷 龜山先生集東越文苑道光舊志

彥國字端朝彥深弟紹聖四年進士累官御史中丞是時徽宗賜資駢著臣僚有被眷與者多賜第彥國上言蒙賜之家踏逐官屋輒請酬償兌買實留起遣居民大者互坊連巷小者不下折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帑請托營繕務極壯麗糜費不貲莫有為陛下言者故事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陛下奈何以哂笑之頃頃捐數千百萬為一第之費斂數十百家之怨為一家之患哉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公私富藏可致而待不然憑倖技術濫賞無藝離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卮矣宣和三年出知建州兼福建轉運判官靖康初改知杭州遷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是冬金人再犯闕除寶文閣直學士充浙江福建經制使令募兵勤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靖

福建刻傳 宋五

七

福建通志

東南六路兵興端丁槍杖手台數萬人徘徊泗上二年二月知泗州賈公望見彥國切責之曰京城報甚惡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何耶酒小壘錢糧俱竭自來口史不供給公宜斬公望遂以彥國為朝臣他日未遂貨公願彥國自來口史不供給公宜斬公望遂以彥國為朝臣聞見錄及八閩通志謂彥國相反而然被命至次年二月不知何故勝非諸人所誣而此條自靖康元年十一月被命至次年二月不知何故向屯泗上誠有如費公金人立張邦昌以徽宗二帝北去是時高宗開大元帥府於濟州彥國至淮寧與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等築壇歃血誓扶王室遣兄子挺奉表詣帥府勸進遂進兵襄邑道中得邦昌書其外封云付翁彥國而中乃云上端朝中丞有忍死權就大事語彥國拘其使於軍而以其書申大元帥答書稱以太宰閣下其略曰相公朝之元臣初以使命出疆已而與敵俱入頓遭變故事狀駭異雖私心意其出於迫脅然殊恨相公之不能死也相公自以救時之心權就大事然處斯位也居斯名也天下之人能諒相公之心者幾何人哉迎奉延福之文援引故實多非所宜度相公有所顧避故為微辭以示深意安知天下不疑相公為新都之漸乎夫無其意而有其言血氣之類不可欺也有其意而有其言而不

以時決是速天下之兵也康王之軍距京城不數舍宜致臣禮請臨郊身率將士降膝匍匐以自歸於轅門不然某當勒兵十萬見相公於端闈不得施束閣之禁矣邦昌懼乃決意避位請元祐太后垂簾高宗立召用李綱為相綱薦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給鈔監錢十萬緡令修江寧城繕治宮室以備巡幸彥國奏錢不足用綱為白於朝益以淮浙監錢四十萬緡而請議由是日與矣先是宣和間益方贖擾浙中陳邁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創增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兩益之彥國以兵事倥傯調度繁廣一時不能裁革徽宗漸轉運判官吳昉依舊法收錢民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密譖之詔彥國落職與宮觀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因獨黜助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請正彥國罪高宗猶未之許也綱既罷相言者論彥國不已追奪寶文閣學士貶單州別駕中書舍人汪藻行制至指彥國為茶山祖僧之徒茶山去彥國所居百里而彥國自父仲通以上六世收

福建刻傳 宋五

八

福建通志

科非祖僧也孝宗朝彥國子謙之詣闕陳訴乞改國史當路未能從士論惜之四朝聞見錄閩書道光舊志 案四朝聞見錄言汪藻本為秦檜所知李綱得政不甚薦用藻疑彥國與綱姻亞為彥國所諸故藻行制詞既醜詆綱目為群小之宗復詆彥國為茶山之僧又言建炎兵事倥傯葉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彥國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故未免調度繁擾云云又閩書言卒贈少保當別有據 挺字仕特彥約子政和中用李父彥國恩補官調宜章尉改候官擢選鍾離令歲早請粟十萬斛以貸飢民薦除詳定九城圖志編修官所陳皆朝廷急務奏對後時徽宗喜曰何見卿晚政授少府監丞蔡京怒其不附已逐之遂不復出號五峰居士有詩又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及卒劉子輩輿以文曰羅萬象於筆端煥丹青於鸞臆 閩書東越文苑

之斬乎夫無其意而有其言血氣之類

蒙之字子功彥孫以祖蔭補登仕郎尉常山紹興中秦檜專柄請有政
怨及不附已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鼎用此死朱崖極還將葬郡將
章傑者故相惇諸孫雅怨鼎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
蒙之護鼎喪一日下書蒙之曰趙氏私讎以欲役夫壘捕實法而監使人
喻意便并攫取鼎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且媚檜蒙之不可則
昭以利害以威蒙之度傑意或更屬它吏即夜密告趙令悉燒諸書疏並
巨乃往為搜捕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蒙之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
寅賓當時草詔罪惇者益怒乃誣蒙之它罪劾之會寅弟寧為尚書郎具
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趙氏得無它而傑遂
廢不復用孝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召見嘉嘆改秩爾後更調明州司理
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改監登聞鼓院出為江南東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勞疫蒙之以敬按行拯瘼極力全括甚眾除軍
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

福建列傳 宋五

九

福建通志

龔茂良薦為司農寺丞卒蒙之見義不知有難易多募之擇歷陽張首彥
忤秦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通秦餽費無所得蒙之獨慨然置家
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在江西時同寮子劉琦奔父喪病疫
甚始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詣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它所為多類此
朱文公文集閩書

陸龜字敦信侯官人少知名登紹聖四年進士第為太學春秋博士經廣
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事拜
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選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
為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謀法遷太
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
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羈縻論事嘗言御筆
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咸里賜第營築縱
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為員

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垂簾之分
亦非臣下之福宰相蔡京惡之會盛章以宣和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許
翊望入朝總力諫其非正為京所擠遂除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知
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聞命
就道使者勸為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弟藻

漢字敦禮崇寧二年進士大觀中累遷給事中宣和初由列曹侍郎出知
泉州招致謝事五老贈之詩以表敬召除顯謨閣直學士尋知福州靖康
中坐事奪職建炎初復徽猷閣直學士京嵩山崇福宮光祿寺
林積仁字充美莆田人總之後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知顯謨閣寧殿
邑民稍失職則置去為盜積仁諭以人情三歲盜萬五千餘戶時以四最
六善課吏斷罪第一徙知北海縣河歲決積仁伐石障水自是无患民疾
病轉徙无歸者為之具醫藥積仁再留凡五年治狀聞聖書褒召除廣濟
河董運遷提舉江南西路常平改提舉河東屬靈夏用兵轉餉益出河東

福建列傳 宋五

十

福建通志

特轉中奉大夫一時用事者欲減去天下常平員更用所私以積仁在河
東獨留稻熟然後聽其去尋知平陽府革去蠹害及移京師提點刑獄人
皆牽衣泣送之靖康元年五月平陽父老走闕下乞積仁為守以中大夫
直秘閣再領平陽望馬首者合省而拜以通帛為其像置之累加秘閣修
撰自金人叛盟陞平陽為帥府以當一道控扼之會積仁以知府兼經略
使金將粘罕兵壓境與都尉劉銳棄城遁坐是鍰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建
炎三年除知筠州紹興二年叛將馬友死潰卒過境上百姓詭言寇至積
仁復策馬先奔為言者所論凡三遷祠秩不得召九年起為廣東計度轉
運副使卒初朝陽有健令楊者年之獄累歲不能辦逮捕至數百人積仁
適潮一日而決及置東下潮人哭之甚哀積仁天性強直若不可犯而僚
屬或過差未嘗輒加怒辱生平歷官皆有惠政惟不諳兵事遇變而怯為
時論所短云子元忠有奉直大夫知肇慶府元祐差充廣南東路提舉市
舶司幹辦公事元方連州桂陽縣尉通判廣州元卿長泰縣主簿孫叔諫

通判汀州叔獻建寧縣承叔度衡州江山主簿蒲陽比事軒集道光

蔡諒字守信建寧人祖伯信真宗時以神童授春官件讀賜詩褒美再

生諒紹聖四年錄鄉貢入大學除大名司訓擢太學錄崇寧間表勸振宗

躬行關仁勸懲數事又詣蔡京曰清慎正直宰臣之度司馬光呂公著何

等人品而目為奸邪且鑄之石也京大怒即棄官歸寄傲雲谷西山間自

號首陽居士孫元定圖書

周武仲字霽之清城人紹聖四年進士歷青州益都主簿初之官外邑訴

水災州檄武仲檢視通判吝放稅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當奏劾武

仲正色曰吾知盡公而已奚恤其他既而驗所傷木稼得實悉準法蠲放

之舉遷鄧州浙川令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抗治使者創行鑄新鐵錢

糾兩路市彩色鐵炭之屬下諸邑均出所科武仲言邑有大小引春秋平

邱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襁負給也由是更令諸縣以戶

口物力差次浙川得減過半郡帥許光凝深重之政和七年光凝薦於朝

福建列傳宋五

入為武學博士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淮南年歲荒旱民相食詔武仲察

訪賑濟武仲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

三乞州縣倚閭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罄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募戶有願出粟濟饑民者許保奏准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

饑民採食七郡路販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錢八小民有願充

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執政從其四事或謂武仲曰執政不盡用公疏

意可見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門凡財用以供應御前為名公其

願之武仲曰吾受命訪察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生靈哉宿州守吳壽

寧真州守蘇之梯皆宦者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聞武仲將至壽

寧戒諸門毋納饑民之梯夜遣兵仗逼饑民載江中洲上悉沈之俱以無

饑民報武仲並劾其罪於是官吏風靡兩路所全活累數十萬宦官以壽

寧之梯故構飛語謂武仲有旨促起闕武仲還詣閣門不得見上章丐外

命權知常州常州係高麗使經由守臣例賜對徽宗因問淮南事武仲從

容陳之徽宗乃悟留不行尋假太常少卿接待遼賀正使事畢朝見徽宗

諭將來送件有合理會事可憑內侍奏來武仲遲疑未答徽宗即曰卿識

鄧文詰否武仲徐奏曰臣起疏賤於內臣無半面之交徽宗嗟歎良久宰

相王黼欲援置為侍從武仲不少附會黼建應奉司武仲造謠語曰相公

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北司

仍復干預則用度將愈無算而騷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周官九式九貢正太宰之職自是不悅武仲是

冬復假太常少卿使遼道觀河朔軍政不修還奏兵當蓄銳以待敵不當

玩敵而自息徽宗嘉納四年充國信副使同歸朝官趙良嗣往金報聘

宋使武仲本朝是年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歸聘於金國史例惟書正初良

嗣獻策由海道約金人共夾攻遼許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而宣撫使

童貫蔡攸師至瀘溝為遼所敗金人遂據燕城不割地徽宗疑良嗣欺罔

特命武仲聘金良嗣懼武仲專使發其姦力請偕往乃改武仲充副使武

仲至敵營見金諸貴人議事金帥粘罕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攻取

除卻營平灤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要割燕山當於歲賂

外更增此數方可武仲曰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無故輒生此議况重

獻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絹外

一匹一兩不敢擅專粘罕大怒曰非爾國所取地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

望歸否武仲曰某特節出疆以死報國公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

吾主粘罕拂衣而起遣甲士數十隨武仲坐起欲以脅武仲武仲談笑如

常時與同行國棋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探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武

仲訛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無地西有天祚北有

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盡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以某

觀之恐非萬全金人知不可屈遂遣歸至雄州上疏言金國驕悍貪詐前

後背違元約必不能久保歡好願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勸邊將

訓兵積粟先為防備黼不以武仲言為然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

福建列傳宋五

福建列傳宋五

五

福建列傳宋五

賂金金人乃割燕山地武仲與金使楊瑛撒母等同至復差館伴撒母出語多不遜武仲勃然曰使者勿謂本朝疆濶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苟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為無人徽宗聞而嘉之擢御史中丞入見徽宗問及雄州所上疏武仲曰今無如之何惟當修政事以待之耳貫歸自河朔發妄盡露徽宗務欲保全之詔令致仕貫復用太師豫國公名號過徽陝西河東經略司武仲上疏論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害政使官莫此為甚徽宗以武仲疏劾示貫貫大憾之六年八月復起貫撫三路貫曰臣昔平燕不能取信於陛下致使周武仲乘間攻臣今若武仲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徽宗不得已罷武仲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貫復誅武仲使金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詔落職貫黃州居住高宗即位召試吏部侍郎武仲至南京賜對勸高宗以固結人心為本高宗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以圖興復翌日宣取武仲雄州疏備示大臣曰周武仲所言乃先見也重為南幸扈從至揚州擢試刑部尚書建炎二年遷吏部尚書

福建列傳宋五

三

綱鑑易知錄

時寇盜稍息而上下偷安武仲請詔二府大臣條天下大事與夫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殄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會臣僚上言三省當合併為一詔侍從臺諫集議武仲言今敵兵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各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更多額外而行移滯道中外以為病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定期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效矣詔從其言高宗欲用武仲為執政適武仲以病在告高宗謂大臣曰人才如周武仲者未見其比除詔開學士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年五十有三贈大中大夫弟莊仲登政和五年進士歷官司農寺丞戶部員外郎

龜山集道尤舊志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七歲能詩少長入太學同舍穎川斬截之與講程氏學又與楊時游酢謝顯道常調安國如大冬嚴寒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中紹聖四年進士試官定第一因策問崇熙豐而安國以推明

大學誠正治平之旨對無訛元祐語章惇抑之哲宗親擢第三為大學博士調常州判官改江寧未赴為荆門教授遷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瑗屢試上選觀為人代筆事覺公瑗久遊逾告期為開說者眾安國曰錄以行規矩為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果佳士所為如此亦何足惜意致之法乞外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求人材訪利病刺舉必由公論詔求遺逸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瑄零陵簿李良輔言二人黨於范純仁而流人鄒浩所薦蔡京方惡安國不附已得言大喜命湖南置獄推轂人皆為危湖南帥曾孝廣視之退語人曰胡提舉雖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湖北再轉終無駭安國猶除名既長輔敗事白復職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京百餘日告疾歸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父歿廬墓耕種調子弟曰吾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錄何用之遂稱疾不出將終身焉宣和末吳敏謙世勛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卿辭起居郎又辭朝旨趣行至京以

福建列傳宋五

五

綱鑑易知錄

疾告一日方午枕欽宗坐後殿立召見安國略言陛下御極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恐大勢一傾不可復大臣令各展盡底蘊畫一具進更宜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細則參用臺諫之言若臺諫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欽宗將昇以詞掖而門下侍郎耿南仲懼曰中興如此而曰續未效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疑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狀曰安國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非有向背也每對臣僚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言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喻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強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復使臺諫論其積命不恭宜黜不報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吳敏李綱又論許景衡晁說之為去就懷恚期之安國言二人懷去就必有陳論為姦必有實迹乞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蔡愛得知

應天府坐祭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已正罪籍沒子孫編管今所用者皆朝廷之人若指為黨人才見棄者衆竊論何時可弭乃除愛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總管各付一面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備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變通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意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君密說欽宗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蓋欲自當南道安國嘗為所推進以為必無異及見疏大駭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既而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謀委寄及金人大入野果遁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卒如安國所策中書舍人劉珪行李綱責詞云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其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以為侍從雖福建刻傳宋五

五

福建刻傳宋五

富獻納至彈擊必歸風憲今臺諫未嘗緘默而漸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矣時何臬寵著方隆力擠安國詔與郎果又以安國病足特除海門卑濕之地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判將行移書宰相言朝廷欲理兵以強國而官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盛而去其根也安國在省甫一月知無不言或勸小事姑置之安國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去未踰月金兵圍都城子寅為郎在城中人或憂之安國默然曰主上在重圍號令不出臣子恨效忠無路故念子乎聞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召為給事中黃潛善方得政專權斥逐忠賢安國奏言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張弛升黜動保安危聞之道途援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有委任若行其職守必以愚戇妄發干犯典刑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罷除命建炎三年以樞密使張浚為再起給事中高宗且與其子寅手札曰卿父未至可諫

旨催促使速來安國至池州聞高宗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其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重鎮安陸論立志謂必志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裁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忠慮敢直言者置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關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辭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福建刻傳宋五

六

福建刻傳宋五

點句正音安國奏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託空言今方思濟艱難非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諳宮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故相朱勝非除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言其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附會緘默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天下憤鬱及至正位冢宰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及君父今疆敵憑陵用人係國家安危勝非誤大計安國持黃錄不下左相呂頤浩待令門下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不得其職則去臣今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朝廷乃稱其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也遂卧不出初秦檜為密州教授游酢過密寄之以語安國及金人欲立張邦昌檜獨抗議安國益義之檜為左丞相而呂頤浩自江上督師入為右相欲排檜且去異已者未得其方或教其目為朋黨指安國為魁顧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據安國前奏降旨曰胡安國屢召便塞

不至今始來又數請去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計則善如國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出檜疏留安國不報亦去諫官吳表臣江躋等二十餘人亦極言當留安國願浩并贈之以應星變安國歸就於衡嶽下作書堂著春秋傳潛心刻畫采拾辦正書成年六十一矣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改提舉江州太平觀給吏史筆札令纂修春秋傳以進上表有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錄書上高宗殿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疾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誠假托程頤之學者乞禁國學安國言本朝嘉祐以來邵雍張栻程顥及頤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復其遺書校正頒行疏入公輔更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優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高宗念其調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卒於家贈左朝奉大夫謚文定賜田十頃葬湘潭縣龍六山安國生平每誦曾子之

福建列傳五

七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未嘗降志遜言苟為唯諾以祈人悅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見中原論道遺黎望炭痛若切身雖數以罪去而憂國愛君彌篤聞召即行不顧家事嘗終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論古人以諸葛亮為首韓琦次之嘗飲酒過度終身不復甞醉少好奕母訓之後遂不更奕於長沙行部過衡山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以非職事所在而止歲必釀酒一斛以備家需其待麴藥米林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晚疾病膳羞難致子孫或請移近城郭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故移不贊之軀邪未幾被召以出處問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去就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計不可決之外人亦非外人所能決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弟安止安老子寅宏寧湖廣通志宋史理學宗傳南末志安老字康年幼孤安國撫而教之與兄安止俱以學術行義名世恬淡簡

熙嘉州人之急用安國從兄淳之子生時母欲不舉溺真且死安國之母愛大魚躍盆中急往救之令安國收為己子宋史寅本傳安國弟之子寅將

魚躍盆中急往救之令安國收為己子宋史寅本傳安國弟之子寅將所作應行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寅安國弟之子寅將所收而存之即寅也寅母氏助等寅後以遺長父曰汝祖母於世母生少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中間有疎木寅悉離為人形安國曰是當有以移其心乃置書數千卷於上年餘悉成誦宣和三年擢進士甲科靖康初尚書右丞何處為校書郎復從祭酒楊時受業選司門員外郎金兵陷京師議立異姓令百官上議狀寅與太常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逃入太學不署名張邦昌僭位寅遂逃歸建炎三年高宗幸建康用知樞密院張浚為駕部員外郎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

福建列傳五

大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萬言書其略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命出帥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親宮闕展省陵寢金人深入關陝漫無捍禦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慶中興敵騎乘虛直搗行在四馬南渡淮甸流血逮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凡此皆失人心之大者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茲微缺絕之後苟且以為安而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汪伯彥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台不思宗廟陵寢何在則二人所以謀陛下者可勝罪乎為今之計願陛下下一反前失下詔罪已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晉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輒為陛下畫七策第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第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第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治兵

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督戰大慈不為選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莫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用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倒懸天下之士始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讜不憚拂逆非止而操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悲其切直而用他事遷避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賊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過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弱勇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安其家室足其衣食選將所畏信者以養其部伍申明階級之福建列傳 宋五

元

福建通志

制以變其驕恣悍悍之習然後破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虜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副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旅搖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虛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芻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威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載黃屋建轡殿寶明華出房雉尾金

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摺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洿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石段江湖蹂躪衝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四曰大集天下勁兵以強國營五日建都荆襄以定根本六曰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疏入宰相呂頤浩之除直諫圖問主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應詔上時政十事不報五年權中書舍人奏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望申命內外制以飾情相悅含怒相營為戒從之時朝廷議遣何鮮使金黃上疏諫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曰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君臣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反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齊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鄭九年及齊盟于洹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福建列傳 宋五

三

福建通志

通好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君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齒圍人擊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閭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縷此釋怨通好之效也女真驚動陵寢戕殘宗廟劫質二帝塗炭萬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謂其才術不足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譖張為劾遣使求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群邪久感之後奉將天討罪狀穢漸圖恢復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吾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陷國之墟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詞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雖數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金人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

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載黃屋建帳殿覽明堂出房知月全

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信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謀計耶荀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國信使金人欣然請解以一將軍數萬駐兵泗水之上懸陛下而相結約敵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高宗覽疏嘉納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會右僕射張俊自江上還言使事兵家機權仍遣鮮行復奏其無益者八有益者二且言今日大計只台明復仇大義以圖北向倘或末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俄權直學士院疏陳六事一曰清申書之務二曰議學校之制三曰重縣令之任四曰京官必應親民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詔三省指置立法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尋以父安國老乞守湖南小郡以便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知嚴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議用故事以日易月寅奏禮雖不復則服不除今繼福建列傳宋五

三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未能俟時疹而後除服猶當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所安也在任一年移知永州八年召試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復直學士院丁父憂歸建炎以來繫年開居緣職與以安國老病乞歸省於是差知邵州實錄云秀水之國鄉溪西衣而巳安國因問至家君命已下此見其父疾數月將行安國將相時為安國所尚十四年國子司業高閌表請車駕視太學秦檜子熿執經問講易泰坤賜三品服閌聞之以書責閌曰閣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道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論又從而為之詞平生志行掃地矣閌得書大慙宋史以此事入胡宋伊高閌傳皆屬實十七年寅引疾告老詔仍舊職致仕初寅推第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以安國故屢欲引寅寅竟不出已而寅往南劍省其世母檜遣以白金寅報書曰願相公修政任賢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議已始憾之寅嘗遊獄麓寺大書壁間云

是何南海之鰲魚求作長沙之鷗鳥帥臣劉旦朔陽人也見之大怒復訟寅於檜謂其朋附李光謫帥朝政寅坐落職二十年右正言章履復劾寅不為生母持服賈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寅求野語云寅於請所著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則當與所生父母同論漢帝封定陶王後曰敬為人後者不廢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伯父伯母於義也是皆欲借以自解而輩蓋嘗謂之二十五年檜死赦歸復原官明年卒年五十有九學者稱致堂先生

寧字和仲以父蔭補官秦檜當國召除敕令所刪定官紹興十八年檜子熿自翰林學士承旨除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贊蔡京之跡檜默然逾數日寧引對改太常寺丞明年遷守祠部員外郎時賦餼多弊寧因奏事論州縣受夏秋二稅遇輸絹之時則不受絹而使輸錢遇輸米之時則不受米而使折色望自今並輸正色毋得折變得旨下戶部奏詳寧之始至京也檜問令兄近有何言寧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檜意甚愜因曰先公春秋議論福建列傳宋五

三

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好其如行不得何寧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檜又問曰柳下惠降志辱身何如曰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既而寧上書勸檜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檜愈怒一日檜忽招寧飲意極拳拳寧歸而臺章已下矣於是出為夔州按撫司參議久之除知澧州不赴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學者稱荊室先生

宏字仁仲幼穎敏年十五自為論語說既冠遊太學與樊光遠張九成善謁楊時求道益力既而從侯師聖受業隱居衡山下二十餘年張拭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反復數千言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矣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駿駁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說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陛下試於朝政稍暇之時沉思靜慮方今之勢事孰為大又孰為急必

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傍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幸苦聖監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皇皇猶飢渴之於飲食引領東望庶幾一得生還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榮寵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無中原展省陵寢迎還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雖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違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憂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數退無堅定不福建列傳宋五

重

神道志卷二四

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仲以正論死於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忠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權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閭爲國子司業請幸大學宏作書責其欺天問人當忘譬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爾諛柄臣希合風旨粉飾太平聞者嘆服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寧與宏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詞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名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用薦召見疾不克赴卒於家學者稱五峯先生宏子大正大壯大時

大正初名樞字伯誠以伯父寅蔭調興化縣尉再調南康軍司法改泉州判判會劇賊號過海能者逼臨漳甚急泉興爲鄰城門晝閉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兵補以聞同幕請排諸城下大正不肯書牘曰賊欲破城乃

無戎服攻具長兵耶訊之果探樵者皆釋之

大壯字應季研究經術不事科舉躬耕不履城市學者稱西園先生帥臣曹彥約提舉崇寧祠勸薦於朝本州延爲縣書院堂長皆辭不就大時字季隨初遊杭門從朱子講學終身隱居不仕以上朱子大全卷之四對語卷之四同書

憲字原仲安國從兄淳之子也稍長從安國受業尋以鄉貢入太學何蔡京當國禁士毋得習元祐學憲獨與同邑劉勉之陰取伊洛程氏書藏之深夜燃膏竊講既又與勉之學易於涪陵憲定定謂易不可以言傳憲謂所聞定明許曰心爲物損則不能有所見惟學乃可明耳憲退而求之久乃有得喟然歎曰所謂學者克己工夫也由是篤志力行躬耕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衆稱爲籍溪先生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交章薦之詔徵不起紹興六年彥質簽書樞密院事復言於高宗召命下憲辭益堅特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郡守魏玘遣行福建列傳宋五

同

神道志卷二四

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開譬大義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而疑久而觀憲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咸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冀何以廉節著憲皆迎致俾參學政自是教孚士化秩滿復留者再凡七年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久之充福建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張宗元權鹽私販者誅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當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憲無當復世之念二十九年用賀允中薦召爲大理寺司直以老辭詔改祕書省正字促赴職三十年至省累月次當奏事以病不能朝明年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職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後平呂浚錡以退金師於是校書王十朋馮方正字查籥太常主簿李浩始繼憲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諸生作五賢詩述其事未幾憲丐祠除左宣教郎主

晉台州崇道觀歸汪聖錫舍館職七人置酒餞別以先生早賦歸去來爲韻賦詩三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七朱松將歿屬其子嘉受學於密及勉之子輩嘉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云

朱子大全周鼎公省齊文集南來書宋史

寶字廣仲安止子年十五從兄宏察其質之美告以聖賢所以爲聖賢之道寶雖素嚴多疾而屹屹自力不肯置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宏既歿寶慨然發憤孜孜訪友惟恐不逮父歿時弟寓僅垂髫寶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舅之子貧無所依收養之終身早以門蔭補將仕郎始將二紀始就銓選

南軒先生文集

得藏山縣王簿亦未上也未幾卒

師徐字宗武安國疏屬榜學通經尤長於詩紹興中第進士初失怙事母盡孝朱嘉稱之母喪廬墓三年以祿不逮養竟不仕而卒

周因字與道一字通可浦城人紹聖四年進士授閩縣主簿調開封府尉

氏丞入爲敕令所刪定官出通判鞏州時朝廷建明堂天章閣鳩材於鞏

童貴營私第欲先得之因不可貴諷監司移因通判洮州因以事聞朝廷

福建列傳宋五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直之命還任改判憲州素遷京西轉運副使奏罷歲調廣武雄武折納稍草價錢請儲本色以備河急宣和中汴流壅塞朝廷欲決滎口伊洛二水以入汴因奏治民枋二水爲生決之不能益汴什分之一請於河陰決黃

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改提點刑獄入爲戶部郎轉太府司農二寺少卿出爲荆湖南路轉運使陞辭徽宗語及溪峒事對曰有邊事邊臣之

福無邊事朝廷之福時初得燕薊故因藉是以諷徽宗爲之改容建炎初

高宗駐揚州除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安南入貢因慮啓戎心奏乞受其方

物厚禮遣還從之瓊州民陳韜乘朝廷多事聚眾焚澄邁臨高二縣提刑

司議招降因力阻不聽後果再叛因討平之時中原失守所在盜賊紛起

因帥桂林五載嶺表帖然官至中大夫致仕

固字適可因弟崇寧四年上舍釋褐調越州蕭山縣尉用禮部尚書黃裳

薦改舒州教授調漳州教授移江東提舉司管勾文字有旨令兩制各舉

所知二人尚書曾孝廣以固應詔丞相何執中奏宜處師儒之任除太學

學正遷勅士拜監察御史改辟雍司業累章乞外以直祕閣知沂州未赴

卒

椿年字君卿因以蔭補將仕郎調明州象山主簿縣海多盜偵伺賈

船殺人取貨椿年籍其名犯者皆宣於辟遷撫州判官江西和買例半常

賦椿年疏其害於部使者使者極差次裁捐之仍下其法於一路秋滿知

仙遊縣紹興末通判道州時令大臣各舉可爲郡守者禮部侍郎金安節

以椿年吏績聞未赴而卒弟松年

嗣武字功甫椿年子以祖蔭補官授衢州江山主簿歷吉州永新丞歲饑

奸民囂聚發巨室廩聲言欲攻縣百姓惶懼嗣武曰吾在此爾毋動給榜

勸富民出賑散其黨姦民屏迹擢臨川令郡督賦嗣武每寬其罰守責

之曰賦入不登而屑屑理訟豈曰能吏嗣武曰朝廷設官置吏所以爲民

若不辨曲直但峻催科下官亦不敢以爲能也尋以提刑使者薦起闕奏

利民三事擢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丞提舉江西常平事江西民輸役錢

福建列傳宋五

官司規利變省陌爲足陌嗣武奏復其舊選湖北提刑蠻獠爲亂嗣武以

渠陽去賊巢甚邇奏令荆南台兵督捕戮蠻酋七人而撫其餘黨以功進

直敷文閣遷度支郎被旨使蜀稽考財計奏乞停成都潼川兩路科買一

年以寬民力又奏蠲與元茶息錢引二十萬又言蜀號天險舍劍門無他

路近歲文州開青唐橫州開馬道院皆不出劍門別架棧道以引商旅

宜悉撤之赴關入對除太府少卿出爲湖廣總領滿一歲當遷嗣武不欲

自言以故在楚最久愿四載始召爲戶部侍郎以疾卒

嗣恭字作肅松年子以因蔭授登仕郎歷實慶府邵陽縣判別積蠹庭無

滯獄部使者上其績改幹辦諸司糧料院遷籍田令奏對論民閒疾苦皆

朝廷所未及知者出知荆門軍還知泰州致仕歸卒

曾孝蘊字處善晉江人父公望傳在循吏孝蘊以伯父公亮蔭入官補太

廟齋郎紹聖中歷管幹發運司羅繼事建言揚之瓜州潤之京口常之犇

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通商詔命孝蘊相度興修是時運河高江淮數丈自

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孝慈作歸水澳嚴立啓閉日限之法開閘年
工成公私便之繁遷居舍人京邑有盜賊宗怒期三日不獲坐開封尹
罪孝慈奉命巡邏則通孟遠小緩當自出從之遂得盜案亭中從江浙荆
淮發運使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慈以淮汴不相接此易
塞耳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
宣和二年知鄴州盜方臘起青溪孝慈約勅郡內無得奔擾有避賊來
歸者請使出境自青溪至鄒州路皆鳥道繁紆峭壁萬仞孝慈守阨
軍復於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賊動靜蹤跡皆可數遂無敢犯者會
京東賊宋江等擾齊濮間詔移孝慈知青州道改浙西路安撫使兼知杭
州既至杭城已破既而克復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加龍圖閣學士累贈
少師子浩

浩字德充以父恩補承務郎侍母疾踰月不解衣頰面及母卒水漿不入
口者十日孝慈撫之曰兒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孝慈卒時四方假擾
福建列傳宋五

浩

福建通志
總卷二四

浩抗父極居池州葬於黃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右僕射張
浚都督諸路岳州守范滂以浚意辟浩岳陽軍節度判官滂嘗俾浩出按
屬縣諸令誡曰毋徇顏情也已乃無一事可治滂憤甚浩正色曰令有罪
庇之是顏情令也令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滂不能奪已而
遣白事督府浚問招復歸業人浩俱以告浚滂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
與郡文書不合何也浩曰郡之言文也某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實浚異
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別任事浩曰爲人將事而不報何爲忠託名而
留何爲信卒謝而歸滂既去後守欲大新郡治浩力諫之守怒命浩無得
預浩曰吾可得罪太守不可得罪百姓久之知建康府江寧縣時相秦檜
鄉閭也秦氏宗族歲有逆賊浩督之無所憚桤子熺告歸謁墓所過州縣
以應辦爲奇貨而墓在邑下浩倒屣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熺戒其下曰
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通判鄂州遇孝宗登極赦浩實攝郡當以一子
進表受賞守既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浩自列浩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

以訟受乎凡經歲禮部驗其日月報姓改異浩覃恩賜服三品尋丐祠隨
其子種官廣石乾道七年卒孝慈治家有法雖亂來世族典型殆盡浩獨
守父訓聚族數百指門以內肅如也嘗曰田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
無家法不可無人以爲名言二子種知柳州未昭州平樂令又通志道
王賓字元將閬縣人建炎以來繫年元符三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累遷
朝議大夫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炎元年召除侍御史首奏王襄趙野罪
大譴輕得旨移襄永州邵州安置金人之立張邦昌也右諫議大夫宋
齊愈自金營歸首書邦昌姓名以示吏部尚書王勝雖時舉等乃上議狀
於金賓幼齊愈造謀擁立異姓齊愈伏誅尋復論狀南仲不宜尚奉宮祠
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卿所論不誣也責授南
仲單州團練副使貶居南雄州數月高宗以賓忠直試召諫議大夫遷御
史中丞建請復開講筵命兼侍講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自慶歷以來賈
昌朝及賓二人而已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
福建列傳宋五

天

福建通志
總卷二四

言辭旨剴切高宗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淚下尋拜刑部尚書兼侍讀
初賓與李綱善綱罷相再貶賓忿怒不平爲御史中丞張浚所論罷爲龍
圖閣直學士三年賓自揚州興疾從高宗南渡卒於鎮江子普

道光舊志

自元豐末入太學祭酒孔武仲得其文奇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贛州
司法郡守龔原待以殊禮已而侍御史彭汝霖祭酒白時中同薦試學官
檄至愷曰吾固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裏飯復入
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秩滿薦遷通仕郎給事中劉正夫兼領外諸司
辟愷管勾文字值子渙調官濟南憐其少欲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
瀕海商舶至多異國珍貨姦吏習爲姦欺漁取微絲毫不可黷以外諸司賞
典轉奉議郎復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辟爲檢法官

愷

江寧老令廉有儲勿擾之通判鄂州通判
匪表受賞分既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浩自列浩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

吳執中爲御史中丞復以文學薦除太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時正夫爲中書侍郎薦士三人以愷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正夫既相除宗正少卿詔修玉牒愷纂輯徽宗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爲一書上之轉朝奉大夫會太常少卿缺員宰執以愷名啓擬命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愷宗室謂樸曰朕用陸愷奉常識其人否樸對愷老於儒學有士望徽宗深然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愷修訂爲多又修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乞補外除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庶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更敏手不敢爲非俗素情農不知灌溉之利愷出郊勸相民始盡力歲遂大稔嘗禱龍祠三日不雨愷對神自咎未旋車大雨郡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均境輒弗下父老候愷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格民其殍矣襄鄧大饑仰粟於均郡人請開羅愷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轉輸相屬於道三舍法罷士不知所歸愷聚生徒擇屬吏

福建列傳

宋五

元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之有學者爲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獻腹田以資其費愷復於暇日往臨諭以綱常大義士民編其治績爲均陽樂十章宣和六年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而卒年六十有五踐更省事始十年同進者褒登禁從愷回翔不出故列無淹滯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戰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殊非素志吾老矣得一郡爲朝廷布宣德意惠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

潭州明年張浚爲川陝宣撫使徵至潭州發兵炳不遺浚以便宜罷之

爲侍御史趣赴關三年五月入對首疏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禮連疏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復言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艱危多事之時宜減冗官章下三省施行蘇湖地震詔求直言炳論大臣無畏天之心其言甚峻宰執曰願浩等居家待罪尋勸願浩不恭不忠敗壞法度願浩引疾求去詔授願浩舊節奉祠是時張浚以兵敗引咎求解兵柄詔浚赴行在四年二月浚入朝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言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實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肅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與之加秩勞其遠來狂悖甚矣望賜罷黜以爲人臣跋扈之戒及浚至炳極論浚誤國犯分之罪略言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狹徑而叛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亦皆叛去湖南北非浚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浚聞罷之始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潭州道路無虞而

福建列傳

宋五

辛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

後造朝今聞政府虛位星夜兼程不復晉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仍命浚赴樞密院治事踰月炳試御史中丞復與殿中侍御史常同劾浚高宗不聽炳因錄所上章申浚浚懼移疾待罪未幾謫福州居住朝廷議遣與金通和炳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復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譬如卻行求前而不可得矣夫材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詳明可以爲耳目風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獻納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撫字或長於繁劇綜核名實隨材器使大小固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不難致矣高宗納之舊制宰執議事皆在都堂駐蹕越州猶循此例自願浩再相會食外各於閣子押文字炳奏請復舊時會議故事詔以劄子付三省樞密院令依舊制先是炳與嚴州朱夢說善夢說在岳飛幕幹辦公事聞高宗頗然禽色以爲二聖未還中原陷沒不宜逸樂自